

就是那無人注意的角落裏，

無人踏上的荒崖下，

我都得把它們平等地照料！

使平等，博愛，自由遍佈了宇宙！

那怕牠是富貴與賤下？

○ ○ ○

我願望，我能變作一股

永湧不盡的泉源；

待我把那純淨的清泉：

沖洗着整個的人間，

洗去了地面一切的污濁；

刷盡了人們身心的痛苦，

促進和平，創造幸福！

那時，人間頓然換了一幅新佈景！

冬夜

淑珍

那依稀的幾盞路燈，
好像朦朧的星兒，

將那沉沉的黑暗略點破些。

呀！可惡的大風起來了，

把那大地上的電線樹枝樹葉等吹着，

責着各種不同的聲響，

令人們聽了，毛骨爲之悚然。

呀！在這冬夜的我，

還在那殘灰色的油燈下看小說，

霎時更深人靜！

有錢的人們都入了睡鄉。

簾外的風雨聲，

已愈來愈大了。

刺激了人們的耳鼓，

因此我再也無心把書看下。

推窗一望，

四面都變成銀白色了，

原來一夜的暴風雨聲，

便造成了這偉大的世界！

小說

琳

(一)

秀明

『琳，你也得聽聽媽的話。不要老硬着自己的皮氣。』趙大媽說完這句話後，看了看琳，然後再接着說下去：『我養育你到這樣大了，你仔細想想，我會有什麼事不爲你想好的方面，何況這件事，是你終身的大事，我豈有不選擇好，打聽好給你的嗎？我一生只有你一個女孩子，難道我不望你好，更望誰呢？你以後的日子，能安安樂樂地過去，不愁衣食，那麼，我死了，也閉目了。』這時，坐在趙大媽對面椅子旁的琳，再也忍不住悲哀了。她伏在椅子上面嗚咽起來了，趙大媽那顆慈母的心，亦被琳的淚珠兒打動了。她想用幾句溫柔的話去安慰她的女兒。因此，她又再接着說下去：『琳兒，你傷心什麼？有什麼好傷心，我做媽的也是想你好的，我對你做這種種的事情，都是爲你設想，希望你好的原故。而且，這次周太太不棄我們的窮苦人家，辛辛苦苦地

爲你做一場好媒人，同時徐家又是周太太的親戚，他們都是富貴人家，他們會看上你，已不知是沾什麼祖先的福了。像這樣良好的家門，和如此大的人情，我們還好意思推却嗎？況且，說你的年齡也不算小了，像我們窮苦人家，也不能讓你再繼續升學去了。而且，你也在高小畢了業，看信寫信也大概做得來了，還有徐家的少爺，你也會見過的。他那清秀的臉孔，他那闊卓的氣概，真令人看了也歡喜，雖然有些人說他的行爲不得當。但，你也要想想，那些人的嘴……』趙大媽正滔滔不絕地說着，但，忽被琳的話語打斷了。

『媽，你不要儘想着，他們是富貴人家，你不要儘是羨慕別人的富貴，你要曉得錢是用得盡的，一個人最緊要的，便是學問跟品性要好，像他那樣品學皆無的人，叫我怎樣去接近他，叫我以後的日子，怎樣過。而且，我的年齡，還在求學的時候，雖然我們窮苦，升學不是件容易的事

，但，我總希望，我能考進市立第一中學去，做個免費生，那麼，經濟便沒問題了，你老人家，又何苦來強逼我的婚事呢？況且，媽，你要知道

現在的時代是不同以前了，現在婚姻是自主的，結婚必定要雙方的感情，意志相合，才行，現在我跟徐少爺是毫無感情可講，至於意志方面，更差天地了，……』

『琳，什麼……什麼，你也鬧起什麼婚姻自主的壞習氣來了嗎？哼，還了得，父母之命你也來違反了，我不懂得你講什麼感情，什麼意志，父母的命令是最緊要的，我們從前就從來不敢違反父母所講的話。』

『媽，從前的日子是不同現在的呀，我……』

……

『什麼，同不同，父母的命令總是對的。』這

時，趙大媽怒氣沖沖的跑出屋外去了，再也不管琳跪在屋內苦苦的哀求了，她心裏滿充着徐少爺的富貴的迷影，想想自己不久便做起有錢人的親

今天是接娶的日子了，昨晚琳整整的哭了一整夜，未曾停過。然而，趙大媽却忙着佈置房屋，預備明天有賓客來，並未曾留意琳，這天，琳的眼淚已流枯了，聲音也啞了，她心裏空空的，她不能違抗母親，又不能獨創幸福，這時，她心裏沒有悲哀，也沒有歡樂，她只做個傀儡，任人擺佈。

到了徐家，琳好像到了荒寂無人的荒島上，她的悲哀又開始來磨難她了，賓客們都鬧得天花亂墜的，一陣陣的狂笑聲，高叫聲，傳進她的耳朵，都使她覺得異常的可怕，她覺得那笑聲像是把尖銳的刀，一刻不停的在刺着她的心，使她的心更破碎不堪了。

(三)

時間是過了兩年了，琳已是做了一個孩子的母親了。這時，她的臉容上，才能見得到歡樂的笑容，她把她的希望，她的幻想，都寄托在這無

威了。自己的門面也光榮了不少，自己也不用怎樣愁衣食了，想到這裏，她臉上泛上了得意的笑容。

在屋裏，琳是悲泣着，她覺得自己的前程佈滿了黑暗，沒有一線的光明。她知道媽媽能如此忍心地做，都爲着『錢』的引誘，但有什麼法子跟她講呢？她在暗中已把她的婚事訂了，她又想到徐少爺的那副猙獰的臉孔，陰險的手段，及種不法的行爲，他簡直要暈去了，他想到自己以前種種的希望，種種的幻想，如今全都被毀滅了，她哭了，她真的哭了。

然而，這時，趙大媽正在隔壁跟周太太商量婚禮的進行。

(二)

日子已去了半個月了，琳在這半個月中，有的是號啕(口旁)，哀求以外，沒有什麼了，她的形容已憔悴得可憐了。

這嬰兒身上，她希望，能在這孩兒的身上，將來成就了她以前種種未成就的希望，未實現的幻想。於是一種新的希望，新的幻想，又在誘惑她。

這嬰孩在慈母的撫愛中，已漸漸地長大起來，己能自己行動，並且還能講話了，琳，這時，更加珍惜她，把全副的精神，都灌注到孩兒身上，有時，簡直忘記自己的存在了。雖然，徐少爺近來的態度，對她非常冷淡，但，她并未曾顧慮到，她覺得有了這孩子，什麼也不用怕了。

然而，老天總不從人願，這天真活潑可愛的孩子，在一個夏日的晚上，發生了意外的疾病，同時，病得很利害，大概是夏天的流行病，雖然請了幾位名醫，亦不見效，終於，這潔白無辜的孩兒，從慈愛的母懷中，爲死神所奪去了，琳哭得死去活來，但，都不中用，孩兒是去了，於是她新的希望，新的幻想又被毀壞了，破滅了。

前了，常常無故藉端的罵她一頓，甚至於有時還要把琳毆打一番，在封建思想重壓之下，琳沒有一個可訴說的地方。

日子一天天地過去，琳的憂憤終於一天天地積起來，這時，她的母親仍舊是一樣的貧窮，仍舊是一樣地爲人輕視。雖然，她心裏，也覺得有些冤枉了琳，但，已是太遲了，終在初秋的一個傍晚，琳暈了過去，永遠的暈了過去。雖然她身體還是活着，但，她的精神已麻木了，她已是一個廢人了，她已成爲一個瘋婦了。

琳，確實是瘋了，她整日在房內跳着，鬧着，唱着，忽而大笑，忽而大哭，因此，徐家的人漸漸地由輕視而至於憎惡，由憎惡而至於驅逐了。

在一個嚴寒的冬日早上，琳全身被繩子綑着，放到一架推車裏，送進瘋人院去了，誰也不會爲她的生命史哀悼過，人們都厭惡她是個癲癩的瘋婦。

我們要用自己的腳跑路(自動)；我們要用自己的手做事(自治)；我們要用自己的思想說話(自決)。
愛默生說
保持有生命的勞苦在你的心胸中，那一顆小小的聖潔火苗就是良心。

華盛頓說
我們要用自己的腳跑路(自動)；我們要用自己的手做事(自治)；我們要用自己的思想說話(自決)。
愛默生說
保持有生命的勞苦在你的心胸中，那一顆小小的聖潔火苗就是良心。

華盛頓說

自由有兩種：一是僞自由，就是一種人爲着自己所願或所喜的自由；一是真自由，就是另種人是以應當幹者爲自由。

查理金斯黎說
品性實比智力強固，一種偉大靈魂是永生不滅的。
愛默生說

一所房子懸以圖畫即是懸以思想無異
約翰密爾頓說
我們要相信公理可成爲強權，有了這種信心，我們便要勇敢的去完成我們所當爲的義務。

林肯說
每日均爲一年中之最寶貴者，此你當銘刻於心也。

愛默生說
他對朋友有了過失，那他自己是更有着過失的。

林肯說

校務概況